

歸潛志

中

露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术虎高琪爲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
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役
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爲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面
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一
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築
土脈甚堅北兵攻之旬餘不能拔而新築子城竟無
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然
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一

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鎖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
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數云其字
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帝
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天興末
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
內族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間
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

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兆
迄今爲邱墟瓦礫傷哉

南京司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閒樓觀花石甚
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
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
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爲樓櫓用其
湖石皆鑿爲砲矣迄今皆廢區壤址荒蕪所存者獨
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杪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
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尙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單
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
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
爲御史至蔡州縛姦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
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王
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

一云南都郡人

有云頭巾王過道

史白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
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

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
夫人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皆搜
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
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
百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尙書省惡堂食不適
口以其家饔餼然爲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爲事
從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衆以其
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

皇清志一
苟安目前爲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
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吁已而
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
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
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舊異或民
閒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云
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一云竟至敗亡又在
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

讓號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
無鋒鋌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
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閒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
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

程雷似指程震雷
希顏別本作程御

史震
疑誤

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九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爲耳目以
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
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切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
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

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貞祐聞木虎高琪爲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人將
以爲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
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
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爲盡心于是吏權大盛勝進
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參注進士吏員又使
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
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
侍東宮至爲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蒲察合住王

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輩在外行尙書六部陷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士馬物故且屢爲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爲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駙馬

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卽誅後又謀取蜀時胥平章鼎鎮關中奏請緩發胥由此罷相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卽位無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權大盛自高琪爲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旣習此業便與進士爲讎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

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

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卽授應奉翰林文

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

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按後云澤民不

識枇杷子此處疑脫民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字否則澤字澤民也

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

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

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

皇清元卷一
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
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詔
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爲正七品資未及者借
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陳
畱皆有治績或入爲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
爭以能相尙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自納賂請託得
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爲之者猶自力此
良法也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造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尙書貞觀政要數篇閒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又與趙學士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爲一編進之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閒崇文養士故一時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爲相尙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節死如王晦高子杓

高子杓一作高子約俱無攷按金史忠義傳有高守約字

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元
兵徇地河朔城破不屈死當是其人子杓子約俱字
形相近

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李瑛

疑是李英戰死潞州

之誤

金史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閒雖功業不成其

有傳

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凡
有敢爲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
求免罪咎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
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
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

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爲令故新進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歎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不可畏嫌避黨爲自保計南渡爲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爲凡處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爲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